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宋　袁樞　撰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初，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奔秦，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

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黄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

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黄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奬勸將

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
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
十五萬户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
安澠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
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
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

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勲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

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

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定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

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内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灋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

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荊州刺史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

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藴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藴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冦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

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

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數萬憚秦兵之彊

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

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黄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

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内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

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荆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没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没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

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内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

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兖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

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氐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讜為

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荆南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

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冬十一月秦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

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荆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

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

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内斷於心耳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

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

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吴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

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絶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

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埶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宫室將空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

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别將攻萬歲築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戸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

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冲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

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郤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

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

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埶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

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

曰但麾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

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

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

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
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
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
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
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
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
書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
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内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

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鮮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

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

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

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

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

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氐兵五人為伍隂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啟發垂意垂更竒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

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

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巳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

所以拒逼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
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
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
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
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
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
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
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請封拜官爵皆如

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

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

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
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
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
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
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
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
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
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

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母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

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鋭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鋭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

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

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勲舊自古君臣際

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
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
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
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
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
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
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
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

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

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衆遂盛自稱都

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兾州牧吳王泰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

燕王垂封偉爲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温燕王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

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敵弗從戰于華澤敵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戸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爲從事中郎姜訓等爲掾

屬王據等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爲將帥　秦竇衝
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
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乗輿
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
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
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
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

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吴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苻定苻紹皆

降於燕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
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
將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
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
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
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
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

如慕容沖且恃瀘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萇所敗獲楊壁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

永永遣昌黎太守宗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真犇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

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轂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王丕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

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

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

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犇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

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師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絶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

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

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横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内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

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往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犇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

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

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犇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

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王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王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

殺謙來犇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　三月燕王垂圍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睦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

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裒不應乃敕備假板以邈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邈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

溢翟眞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栅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邜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

死合相待爲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

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犇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

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冐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為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為内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

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犇下辯百官逃散

司隷校尉權翼等數百人犇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吴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别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犇武都投氐豪彊熈假道來犇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

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
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
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
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
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
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
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
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

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

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
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
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
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
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
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
王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犇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王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

中山太守王兖本新平氏也固守慱陵為秦拒燕十一
月丕以兖為平州刺史定為兾州牧紹為兾州都督謨
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
衝據兹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
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自隴
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衝為梁州牧
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
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

王兖于傅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兖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傅陵執兖及苻鑑菽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兖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

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

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桓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為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桓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桓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犇桓營桓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謚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犇

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灋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穀為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犇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合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

之廣犇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

爲臣甚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王之德　秦王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大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

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
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
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冦明河東
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
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
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
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爲京兆尹
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戸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兵谷方成兵敗後秦王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奕干鮮卑多蘭部帥也枹罕諸氐以衛平衰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

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

楊輔戌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户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

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犇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所餘王公百官皆没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劒刺永

爲永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旣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犇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

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桑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桑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每

戰以劒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
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
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
王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
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
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

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旟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十萬戶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

逼退守涇陽定與泰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

穀犇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絶西燕主永攻櫝櫝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

畢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櫝複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以

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剥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

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

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猶欲復

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

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

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

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

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

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尒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

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

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壁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閒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

軍任麗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

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犇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

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蕪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内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

以敢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兗州刺史彊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為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

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悦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

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熈隆别攻秦營登懼
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
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
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
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
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為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郝
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
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燕王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

王德曰永旣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晋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

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寛明必

無它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
已終不爲也遂入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
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
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
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鎭鄴
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
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

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犇雍太子

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
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王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
西燕王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
歛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
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
大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
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出召太
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

降燕永誅其妻子巳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犇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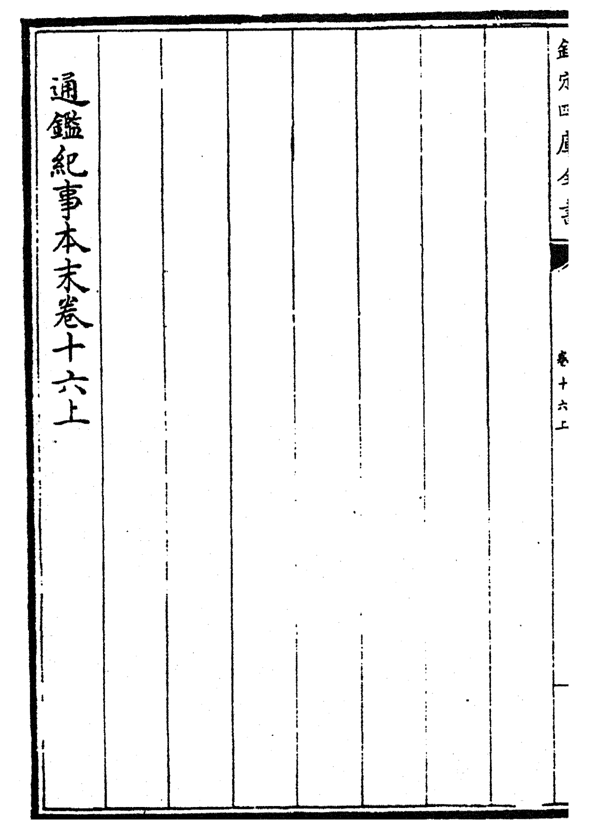
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歳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户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中即帝位改元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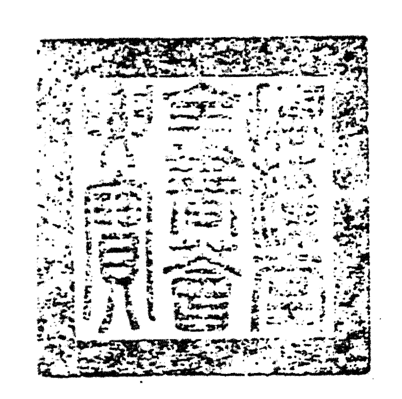
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王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書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等部將伐勤等開門納燕

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户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

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望風退䘐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𩔰盛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

縣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銓